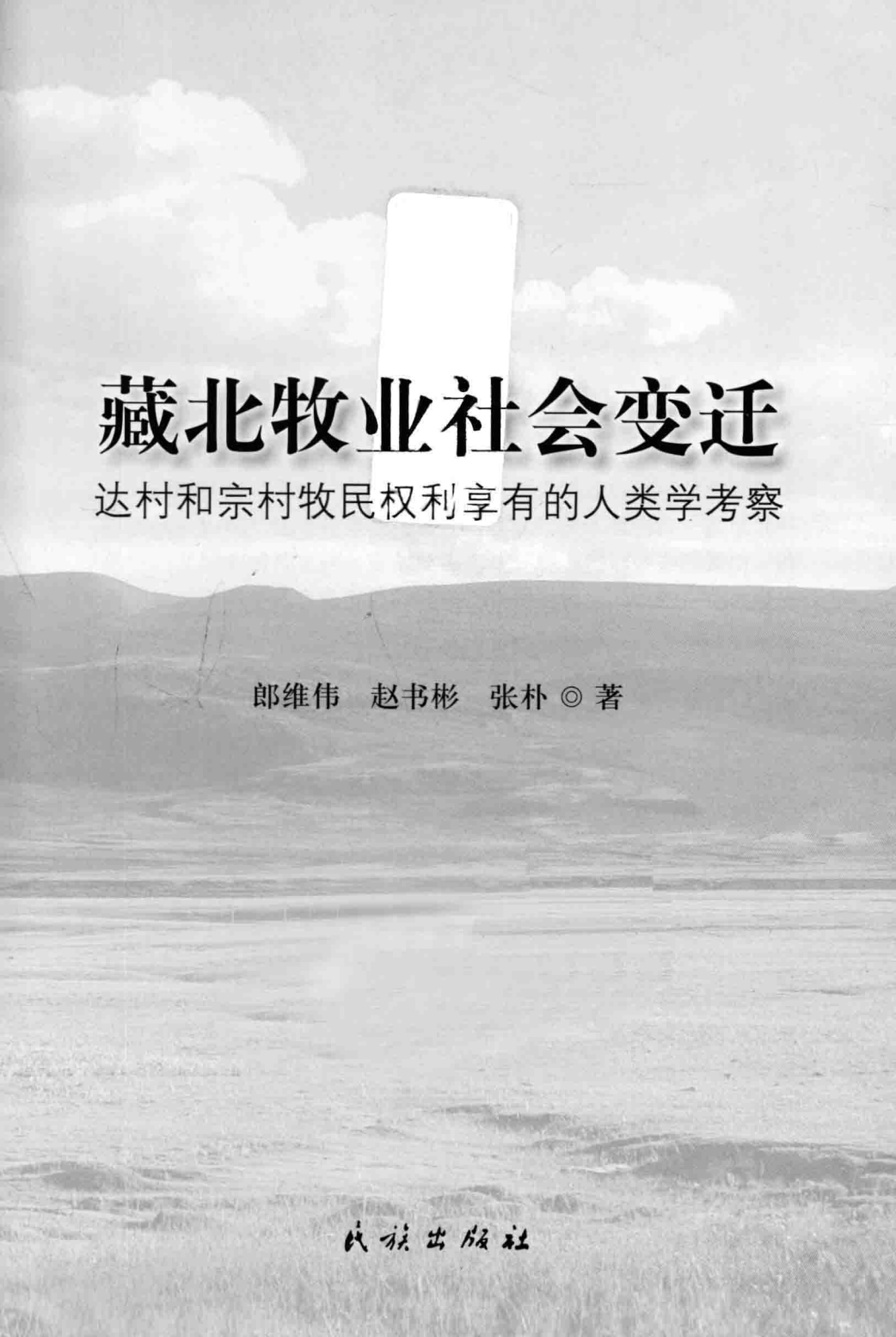


藏北牧业社会变迁

达村和宗村牧民权利享有的人类学考察

郎维伟 赵书彬 张朴◎著

民族出版社



藏北牧业社会变迁

达村和宗村牧民权利享有的人类学考察

郎维伟 赵书彬 张朴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北牧业社会变迁:达村和宗村牧民权利享有的人类学考察/郎维伟,赵书彬,张朴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7

ISBN 978 - 7 - 105 - 12827 - 3

I. ①藏… II. ①郎… ②赵… ③张… III. ①藏族—社会变迁—考察报告—藏北地区 IV. ①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5118 号

策划编辑:虞 农

责任编辑:程怀庆

封面设计:孟 龙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70 千字

印 张:9.75

定 价:2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827 - 3/K · 2244(汉 1249)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序 言

西藏作为高海拔的地理气候单元，对人类而言是不可忽视的生存挑战。但是，几千年来藏民族在这里却创造了具有浓厚高原气息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如此高海拔环境下得以生存和繁衍，既表现出对不利环境自然选择的适应性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也表现出这种强烈的适应性所创造的高原文明给人以震撼力。在藏北广袤的草原上，牧民是社会人群的主体，考察他们的文化变迁和生存状态具有西藏社会的典型性和不可替代性。当我们从人类学的视野去考察藏北牧民文化的传承和变迁时，忠实地记录他们真实的生活场景，记录文化受到的平等对待和尊重，记录他们是如何从毫无权利的农奴转变为享有权利的公民，实际上这样做也就从学理上和现实中给出了藏北牧民人权的真实状况。

《藏北牧业社会变迁——达村和宗村牧民权利享有的人类学考察》这本书就是从以上视角去客观记录和理解藏北牧民的社会文化变迁，作者以尊重和接纳藏民族文化的开放心态，通过田野的方式把一个村落社会作了比较详尽的解剖。如今生活在牧区村落社会中的牧民是自由和平等的，但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这些非常自然的平等和自由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笔者正是要从日常生活的场景中观察牧民们享有人权的状况或变迁，记录下来告诉给读者，这是很有意义的研究活动。我们认为本书还有以下特点：

一、从理论上阐释了民族是在一个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备自身

文化特质的群体。这个群体的认同要素被视为民族构成的最基本的特征，民族享有这些特征的权利，既是一种文化权利，也是一种民族权利。新中国承认不同民族的存在，并保障他们的文化特征和享有这些特征的权利。换言之，以人类学的视角界定民族权利客体指表现民族特征的文化和认同，人权的意义就在于给予不同文化特征的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尊重。把这个理论架构放到藏北牧区村落社会去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藏族牧民享有自己文化特征的权利。

二、人权的客体十分广泛，因研究场景的不同，不可能面面俱到。在运用人类学研究“他者”的过程中引入民族法学的理论，对某些权利的特点、种类和内容做出规范和界定，避免泛泛而谈。例如，藏族牧民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在旧西藏他们不曾享有，在新中国他们享有宪法赋予的所有公民权和政治权。但是，村民的公民权和政治权放在村落社会的微观场景中观察，你就会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是村民公民权和政治权最有说服力的表现形式，因为新中国的村民自治与旧西藏牧区部落社会的头人管理存在根本的区别：在社会管理主体上，旧的管理主体是享有特权的头人和牧主阶层，广大牧民处于被统治的状态，现代的自治主体是广大牧民自身，主体呈现主动性、平等性和普遍性。在社会管理方式上，旧西藏是在严酷而且有等级区分的偏重于习惯法下的人治，残暴而随意，新西藏农村的自治则是在现代民主、法律秩序下的因俗而治，既尊重牧民权利又严格遵循程序。在社会管理的内容上，旧西藏以摊派、差税、徭役为主，现代的自治则以改善牧民生产生活、保障牧民各种权利享有为目的。总之，村民自治下的牧民人权享有就是按民主的秩序来组织村民，在国家制度和地方法俗文化并存下协调好两者关系，对外适应，对内整合，自主管理村民各种事务，力求村民公民权、政治权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享有的最佳化。

三、全书有整体逻辑关系的分析框架，有“主位”和“客位”的细微观察。以此为基础作者获得了十分翔实和宝贵的第一手资

料，这些资料一方面可以与前人留下的成果进行比较研究，还可以与其他牧区村落社会对比研究；另一方面成果为未来追踪调查提供了实证的依据。由于藏北草原海拔均在 4500 米以上，人们望而却步，课题调查点所在的达村海拔 4550 米、宗村海拔 4750 米，许多人都不可能身临其境，通过阅读这份实地调查的成果同样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藏北牧区社会的变迁，了解藏北牧民人权享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享有人权是人类的福祉，而不是某些国家拿来诋毁别国的工具，更不是用来标榜自己是“人权卫士”，却竭力回避自己反人类的过去。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所谓“人权”屏蔽人们的视野，在中国的西藏有如此之多的研究样本，我们没有理由仅仅依据二手资料去构筑事实。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藏北牧民真实生活的场景，不敢说这样的尝试有多深的学问，但我们敢说这样的考察有着现实的关怀。透过朴素的事实将西藏牧民的真实状况呈现给读者，将新西藏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实际情况介绍给读者，可以说这就是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郎维伟

2012 年 11 月 20 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2)
二、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	(14)
第二章 达村和宗村藏族的特征——民族权利	(26)
第一节 青藏高原上的达村和宗村历史沿革	(26)
一、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历史渊源与达村和宗村的藏族 源流	(26)
二、达村和宗村建置沿革	(45)
第二节 达村和宗村牧民的民族认同	(47)
一、达村和宗村藏族的物质文化特征	(47)
二、达村和宗村藏族的精神文化特征	(79)
第三章 达村和宗村牧民的政治生活——公民权与 政治权	(109)
第一节 藏北牧民公民权和政治权的嬗变	(109)
一、民主改革前藏北牧民的人权状况	(109)
二、民主改革后藏北牧民公民权、政治权的实现	(112)
三、村民自治与藏北牧民的公民权和政治权	(113)
第二节 乡村治理与牧民公民权和政治权	(115)

一、宗村村委会换届与藏北牧民的民主选举实践	(115)
二、达村的组织、规范、行为与牧民权利实现	(120)
三、牧民对公民权与政治权的描述、认识和评价	(126)
第四章 达村和宗村牧民的经济生活——经济权利	(130)
第一节 牧民经济活动的变迁	(131)
一、生产技术、交换与牧民生计方式的变迁	(131)
二、生态环境与牧民生计方式的变迁	(136)
第二节 牧民经济权利的嬗变	(141)
一、民主改革前后藏北牧民经济权利的状况	(142)
二、牧民经济自主权的回归	(150)
三、达村牧民个体经济生活变迁	(156)
第三节 牧民财产权的嬗变	(163)
一、牧民的财产观与财产权	(164)
二、牧民的财产创造与经济生活状况	(176)
三、经济生活的现在与未来	(193)
第五章 达村和宗村牧民的社会生活——社会权利	(204)
第一节 达村和宗村牧民的社会保障	(205)
一、村落社会内部的传统互助保障	(205)
二、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完善与牧民权利实现	(220)
第二节 牧民享有的受教育权	(238)
一、藏北牧区现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数据考察	(238)
二、宗村所在香茂乡中心小学的实地考察	(245)
三、藏北牧民受教育意愿的调查	(250)
第三节 牧民的健康权利	(254)
一、藏北牧区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建立与完善	(254)

二、传统藏医药在牧区的复兴	(257)
三、藏北牧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	(259)
 第六章 达村和宗村藏族人口、家庭特征及其生育意愿 ...	(263)
第一节 村民人口构成及特征	(263)
一、村民人口的年龄构成及特点	(263)
二、村民人口的性别构成及特点	(268)
第二节 村民家庭结构、类型及其生育意愿	(270)
一、村民家庭规模、类型及其特点	(270)
二、村民家庭结构	(276)
三、村民的生育意愿	(279)
 附录：调查问卷表系列	(285)
 后 记	(301)

第一章 导 论

国际社会有少数国家总是想遏制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他们与十四世达赖集团相互勾结和利用，以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为论题，混淆视听，蛊惑人心，企图控制人权话语权，陷中国于不利。^① 实际上中国政府自 1992 年以来已经发表一系列关于西藏人权状况的白皮书，以正视听。^② 西藏和平解放 60 多年来人权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人民享有普遍的人权。为了从学理上进一步证明西

① 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议论始于 1959 年 10 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 1353 号决议，妄加指责“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已被强行剥夺”，从此炮制出所谓“西藏人权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出于拉拢中国牵制苏联的战略考虑，西藏人权问题的议论趋冷。苏联解体后，美国把“人权外交”转向中国。1987 年十四世达赖访美，双方相互利用，企图把“西藏人权问题”炒作为热门话题。当年，美国议会就以所谓“调查结果”编造出诸多谎言。类似的谎言，只要反复传播，似乎能取得不明真相者的同情。例如，1997 年 8 月美国议员沃尔夫改名换姓以游客身份潜入拉萨，回国后竟然将 1987 年美国国会散布的谎言稍事变化继续推出，说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差不多一百万藏人被杀、挨饿或虐待”。如此拙劣的谎言，稍有常识的人是能辨别其真伪的。但是，不论是达赖集团，还是西方反华势力，鼓吹“西藏人权问题”，实际上是把人权作为一种工具，隐蔽其“藏独”的真实目的。

②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已发表 9 个关于西藏人权的白皮书：《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1992）、《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西藏文化的发展》（2000）、《西藏的现代化发展》（2001）、《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2003）、《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2004）、《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2008）、《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2009）、《西藏和平解放 60 年》（2011）。

藏人民享有人权的真实性，笔者主要以人类学的视野，兼及民族法学，考察西藏牧业社会的变迁，从中可以观察到藏族牧民的人权演变和现实状况，通过微观实证的场景补充宏观研究的完整性。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一）藏族牧民——人权主体

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的藏族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由古代的许多部落或族群演变和融合而成，由于藏族来源多元，分布区域的自然环境复杂多样，从藏族经济活动的方式分类，藏区传统生产方式的文化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畜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另一种是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从事两种生产方式的人群也就自然的区分为牧民和农民。据统计资料显示，西藏自治区的农牧民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 76.2%，^① 西藏自治区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牧民，他们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藏族农牧民的人权享有可视为西藏人权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选择藏北牧民为人权主体的研究对象之一。在微观的场域下，选取牧区社会的自然村落作为实证研究的空间。这种小规模社会不论是在藏区宏观背景下，还是在微观的村落中，就牧区生产方式的类型而言具有较高的社会同质性。另外，牧区社会相对于城镇社区或工业社会其社会关系更具原生性，对研究者而言便于掌控和观察，一旦进入便可与所有研究对象进行联系与互动，获取真实的质性和量性资料。所以，通过对藏北牧区小规模社会即村落的人权状况调查，不仅可以看到藏族牧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人权享有状况的一个完整的切片，而且也是对中国西藏人权事业宏观研究的必要补充。实证就是提供一种可靠的情

^① 《西藏统计年鉴》（2010），29 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况，可以帮助读者以这个可靠的成果为依据，对藏族牧民人权享有的真实情况做出准确的常识性判断。同时微观研究的成果也可以作为与其他藏区进行调查时的比较资料和长期追踪调查的资料。

（二）研究选点——牧区村落社会

在确定了西藏牧民为课题研究的人权主体对象后，作为牧民社会生活的载体或空间——村落就是紧随其后需要选择确定的问题。考虑到藏族畜牧生产方式的文化类型，我们确定以西藏藏北牧区作为以牧为主的藏族自然村落的调查选点，即西藏那曲地区那曲县那曲镇的达嘎多村和那曲县香茂乡的宗热格村，并将它们简称为达村和宗村。^① 选取这两个村落的缘由如下：

首先，藏北牧区社会文化有高度的同质性，^② 地处藏北腹心区域的达村和宗村具备牧区村落社会微观选点的代表性。两村均在西藏那曲县境（参见藏北牧区调查点地望示意图），那曲县地处唐古拉和念青唐古拉两大山脉之间，属于藏北草原的腹心地带。该县幅员面积 1.78 万平方公里，其中牧地总面积占 86.50%，辖 3 镇 9 乡 156 个行政村，人口 8 万余人。^③ 严格地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① 青藏高原牧区与农区截然不同，藏北牧民过去游牧而居，没有农区那样的村落。如今在传统定居点的基础上已经形成自然村落。达嘎多是由四个自然村组成的达嘎行政村之一；宗热格是由五个自然村组成的行政村，宗热格也是其中一个自然村名。由于藏北牧区行政村的分布地域十分广阔，海拔高、群山阻隔，自然村之间相距较远、交通不便，我们只好选择两个较大的自然村落为调查点。达村和宗村作为畜牧业生产方式的类型成为本课题的田野选点。按照人类学的职业原则，应该隐去村落的真实名称，但考虑到本研究的价值是要反映藏族农牧民人权的真实状况，所以在征得村民同意后保持原名，使调查内容真实可信。

② 青藏高原草原牧区因自然地理环境和畜牧业资源的基本同构，分布在这个广大地域内的藏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基本同质。格勒博士在《藏北牧民》一书的导言中认为，藏族游牧文化比起农业更加统一整齐。我们理解这就意味着藏族牧区社会的文化同质性比农区突出。

③ 那曲地区年鉴编纂委员会编：《那曲地区年鉴》（2008 年）。那曲地区统计局编：《那曲地区统计年鉴》（1980—2006）。

藏北牧民居住分散，多数以几户、少数有十余户不等的人家为一个冬季定居点，尚未出现村落的形态，定居点之间相距较远，定居点的疏密程度与草场好坏关系密切。^① 如今达村是一个有 22 户的自然村，^② 属那曲镇第 28 行政村，地处镇所在地东北方向约 5 公里，有公路相通。达村靠近青藏、黑昌公路，距离那曲火车站大约半小时车程。那曲镇为藏北第一重镇，达村与之相邻，选择达村具有牧区靠近城镇村落社会的代表性特点。达村全称“达嘎多”，与达嘎朋、拉门丁、那么切组成达嘎行政村。“达嘎”藏语意为“马鞍”，“多”为“下方”，达嘎多与达嘎朋同处一个山沟，地形如马鞍，沟口为达嘎多，沟的上方就是达嘎朋，尽管同处一沟，但两个定居点之间也有 20 分钟的车程。拉门丁在达嘎多的东北方向，那么切在西北方向，与达嘎多相距都较远，这是藏北牧区行政村和自然村的普遍特点。

宗村属于那曲县的香茂乡，全乡有 10 个行政村，113 个自然村，2009 年该乡有 1337 户，6381 人，其中牧民 1299 户，6325 人。宗村属香茂乡的第一行政村，该行政村有宗热格、布格罗、孔英、夏惹、孔卡 5 个自然村。据村长其美次仁讲“宗热”是村后神山的名字，“格”藏语意为“脖子”，如果把宗热神山比作一个人，村子正好坐落在宗热神的脖子位置。宗村距离那曲县城 70 余公里，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与宗村地界相邻。达村和宗村都享有便捷的交通，为调查提供了方便。宗村距离藏北那曲重镇较远，保留更多传统牧区社会的特征而具有其代表性。

达村和宗村的聚落文化都经历了由定居点向村落的变迁，由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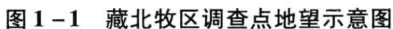
① 格勒等编著：《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247 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

② 达村 22 户是实际住户，另有几户已搬到那曲镇旁居住，成为不住在村落内的虚户。

户向 20、30 户聚落的扩张，由居处帐篷向定居于石木结构房屋的变迁。生产方式从游牧，向半定居半游牧，再到完全定居放牧的变迁。牧业基本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经历了部分草场形式上属部落占有实质上全部草原归领主所有，向民主改革后的集体占有，再到如今的牲畜私人占有、草场使用权到户的变迁。户与户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草场与草场之间出现了比过去更加明晰的边界。过去牧民由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和对部落的地缘依托，转变为人身获得了自由，并享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以及自己管理生产和生活的权利，村民在藏族传统法俗文化与现代管理机制并存的两种方式下实现村民自治。这些在藏北牧区几乎都具有同质性的变迁，选择这样的两个村落进行微观调查，即可帮助证明藏族牧民人权享有的宏观真实情况。

据牧民回忆，达村、宗村的历史并不久远，迄今为止经历了三代人，不足百年历史。以前都是冬季定居点，最早达村有 7 户人家，分别属多仁部落和功德林寺；宗村也只有几户牧民，属桑雄部落下的阿巴部落范围。^① 两村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逐渐由定居点变成比较大的自然村落，它们都经历过由西藏地方政府派驻那曲的基巧—宗—部落—定居点，演变为西藏自治区派驻那曲行政公署—县—乡（镇）—行政村—自然村这样一个建置变迁的过程。对整个藏北牧区而言，达村和宗村的演变历史就是这个区域的缩影。2009 年 7 月我们调查时统计，达村有 22 户，140 人，调查入户率 100%；宗村有 29 户，实际调查 26 户，138 人，调查入户率 89.7%；两村合计 51 户，实际调查 48 户，278 人，入户率

① 旧西藏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组织称“宗”，宗以下在农区有“谿卡”即庄园；牧区有“如”即部落，在大部落下有“学卡”或“如瓦”即小部落，部落之下则是牧民定居点。部落是自然形成的地缘组织，不属于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机构，一般有自己的地域和名称。



• 6 •

种鳞次栉比的特点，比较分散，从远处望去都是比较独立的房屋并围上大小不等的草地作为院落，户与户之间彼此很少相连。宗村有8户家庭共同使用4栋房屋，他们以亲缘关系生活在一起，但都有各自的户口，在生产和生活上的互助难分彼此，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草场、牲畜和主要生活资料的房屋以及其他财产的归属他们自己都清楚。至于选择这样的居住模式更多的是出于血亲互助的关系。

其次，区域选择的代表性。考察西藏牧民的人权，自然会想到藏北这个区域。严格讲藏北是一个宽泛的地理概念，它大致在昆仑山、唐古拉山与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之间，习惯上称“羌塘”高原。^①该范围约占西藏总面积的2/3，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青藏高原畜牧业的主要分布区。在藏北这样片广袤无际的大草原上首推那曲地区最具代表性，那曲属“万里羌塘”的主要部分，地处整个藏北的腹心区域；所属的11个县区中除巴青、索县、比如、嘉黎4县有部分农耕地外，基本上属于纯牧业区。全区42万平方公里，占西藏自治区总面积的1/3，其中草原面积占那曲地区土地总面积的86.4%，占西藏自治区草场总面积的34.3%。在这个地广人稀的羌塘高原，上个世纪50年代末，每平方公里仅0.21人，从事牧业人口的比重占98.8%，如今约1.04人/平方公里，牧业人口保持在86.85%的绝对多数。^②青藏高原草原面积辽阔、海拔高、人口密度低，历来表现为生产要素分散，社区组织比较松散，市场集中度小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出发前向上世纪80年代作过那曲调查的学者请教时，得到肯定的忠告是藏北牧民居住极其分散，找不到几十户的聚落样本。言下之意是在藏北牧区要想看

① “羌塘”，藏语北方原野之意。

② 1958年那曲地区有1.59万户8.39万人；2006年那曲地区有8.29万户41.89万人；前后两个时期的面积出入不大，按当时的面积计算出人口密度。参考《那曲地区统计资料汇编》（1958—2004）和（1980—2006），那曲地区统计局2005、2007年编印。

到农区那样的村落几乎不可能，分散将带来收集调查样本的诸多困难。出乎意料的是时代在快速变迁，我们比较容易的就找到了两个超过20户的自然村落。不过，藏北的上述变迁也许只是在交通条件改善较大的地区发生了明显变化，或者是量的变化累积，正在催生实质性变迁。但是，无论如何从那曲地区高原畜牧业生产类型在西藏所具有的代表性特征看，我们将其作为藏族牧民人权享有状况的调查范围是十分合适的区域选择。

第三，前人调查的资料或研究的成果为我们的调查选点提供了线索和以资对比的珍贵资料。藏北高原属世界屋脊，高寒极地的恶劣气候和环境是基本特征。地形高亢，地广人稀，气候多变，空气稀薄，使研究者望而却步。但地处亚洲腹地，为“千山之巅、万水之源”，生活在此的藏族以其独特的高原文明给人以震撼力，如此神秘和颇具挑战性又使人向往。总之，前人能在如此环境条件下展开调查实属不易，因此有关该区域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历来罕见，据多方搜寻真正有份量的调查研究出现在半个世纪以来，按时间分布正好是两个时间段的两个代表性成果。

其一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织的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其中在藏北牧区的那曲宗调查了孔马、罗马让学、桑雄阿巴三个部落。这些为我们在藏北牧区调查选点提供了重要线索，本课题选择的达村和宗村均在那曲，后者所在香茂乡属当年桑雄阿巴部落的范围。达村虽非属三个部落，但与之邻近，有其同质性。1989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将这些调查资料公开出版，它是藏北牧区对比调查十分珍贵的资料。此外课题组部分成员曾在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在达村做过为期三个月的人草畜关系与社会文化变迁调查，^①为本课题再次调查提供了前期准备。

^① 课题组成员赵书彬曾在此期间入村调查，完成了题为《人草畜关系与达嘎多社会文化变迁》的调查成果。